



【拾荒时光】

都市传说与电影宝藏

□谷峪(编剧)

一个长春人在看过《黄金大劫案》之后会怎么想？如果他恰巧对“都市传说”感兴趣，那观影重点一定不是最后的“王水问题”，而是片中出现的大和银行。

大和银行的原型是现今位于长春人民广场西北角的中国人民银行，其前身是号称亚洲第一坚固建筑的伪满中央银行，《黄金大劫案》中对它的每一句形容都是对的，“只要运钞车进去就不可能实施抢劫”，就算斯大林带着敢死队藏在防御工事后面投掷手榴弹、由坦克开路也难以损害它分毫。竣工于1938年的伪满中央银行实际上是国民党据守长春的最后堡垒，当时仅银行大楼周围的永久性工事就达150多处。加上它冠绝一时的各项数据——耗资1000万伪币、每层楼地面全部用20毫米粗的钢筋一根一根拉制，总用量5000多吨、厚达60厘米的鹅卵石加混凝土浇筑墙体，用于琉球群岛的天然大理石制成的

古希腊风格石柱——所有这些增加了它的传奇色彩。如果尼古拉斯·凯奇主演一部中国版《国家宝藏》，那故事一定会发生在这里。

银行、黄金、秘密……实际上这就是都市传说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活在都市传说的包围中。无论你是否听过地铁一号线的隐藏站点、北京330路公交车的鬼故事、《魂斗罗》的水下八关，或当你行经三元桥、亮马桥之类的地方有人指着某高层公寓或酒店说这是著名凶宅，都市传说都以煞有介事的口耳相传方式在经济繁荣及信息发达地区迅速流通。这些恐怖、诡异、奇趣、不可思议、通常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本土传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也往往滋生出一些有趣的影视作品。如日本今年4月播放的新日剧《都市传说之女》，就讲述了长泽雅美饰演的女警探每每把案情与都市传说联系在一起，造成另类柯南的效果。

诸如《国家宝藏》《达芬奇密码》等揭秘探险类的好莱坞大片

都把都市传说当作重要的故事构成元素，著名的51区（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空军基地）更成为几乎所有科幻片（包括《变形金刚》在内）“窝藏”外星人的标配据点。而我国的罗布泊也有相当于51区的地位，上网搜索“双鱼玉佩”，将会发现不输任何好莱坞大片的故事题材。

比较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对都市传说的影视改编仍局限在恐怖灵异故事领域，这可能和《鬼吹灯》及《盗墓笔记》等相关畅销小说的走红有关。如果把范围放大到香港、台湾地区，则会有更大规格的故事显现（希望《富春山居图》是这样的例子），《黄金大劫案》不只会发生在东北发生，汇丰银行香港总行地底就有秘密通道通往维多利亚港，方便殖民时期的英国人于紧急时运走黄金。当然这一切都需要相关部门对电影创作放宽限制，否则观众永远不会满足，“宁浩们”也将永远在左右掣肘的境况中想破头解决王水的bug。

【作旧句子】

白描的歌

□咪咩(媒体人)

上周末去工体场看张学友演唱会，因为座位实在太靠后，歌单里没听过的粤语歌占的分量又重，所以任歌神在台上又是音乐剧又是表演“大劈叉”，整个前半场都让人有点昏昏欲睡。直到演唱会过半，一轮橙色圆月在舞台侧面升起（第二天看新闻才知道那是难遇的“超级月亮”），而舞台上的人开始缓慢地唱《我真的受伤了》，才开始觉出点意思来。

华丽的舞台在这时倒有点影响视觉了。歌神到底是歌神，前一分钟还可以和舞者一起，用尽所有的热情起舞，而后一分钟，他的歌声让人还真的会以为是个失意人在对着月亮吟唱。王菀之笔下的这首歌也写得真好，一般的歌里写道“我开始想你了”、“我真的哭了”之类的，总显得又浅又俗又矫情，还有撒娇嫌疑（何况还是一个男人在唱）。但这歌不同，直白地写天气从阴沉到下雨，音乐从低声到停止，恋人的电话响起，却发现恋人的声音冷淡，简单几段，配着钢琴叮咚，几乎比所有复杂的言语都显得费思量。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一首歌一定得有点陌生化的意象或选了不同的词，才叫真的好。现在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了。就像是如果你爱过李商隐的奇巧浓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会突然觉得王维式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其实也挺好：它什么都没说，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因为节制，所以充满美感。

而对于我一个华语音乐歌词研究爱好者来说，白描式的歌词才最见真功夫。因为你可以在歌里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营造诗意，或堆砌一些辞藻，抒发一下一生一世的抱负也可以，但表达出当时当境的情

绪才叫难。如果作者敢用白描的写法，给听者许多留白的空间，倒是显得很有勇气了。

前些日子看老港剧，听老歌，发现二三十年前歌里的白描写法真多。明明是浓烈到可以大做文章的东西，偏偏要用淡极了的方法去表达。《大时代》里，周慧敏和郭蔼明一起唱罗大佑写的《似是故人来》，唱到“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似是故人来”时，居然让人隐隐觉得有点头昏恍惚，不知是不是文字本身的魔力带来的效果。而潘越云的《天天天蓝》专辑是个好例子，点题的曲子里，反复唱的只有几句：“天天天蓝，教我不想他也难。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当作诗的话，似显得过于简单了，但由潘越云醇厚、带点野味儿又全是天真的嗓子一唱，作者不愿明说，但其实是百转千回的苦涩就有了，但到底有多少苦与伤，得看听者感不感受得到。

老歌总是显得更有些情味的，我想这情味并不只是岁月本身的流逝带来的。现在提起来中文歌词写得好的作者，除了香港的两个“伟文”（原名梁伟文）和林夕和黄伟文，还有谁？但这两个伟文近年还是命题作文式的写作太多，总显得有佳句而无佳章。台湾的那些词人，也可以犀利，也善于写各种边缘的感情，但真的不能提中文的韵味，而敢于留白、能留白的写法更是难得一见了。

还有，那些在名字里就标榜着自己的“简单”的歌，境界更是差远了。比如某天王的那首以“简单的歌”直接命名的曲子，虽然唱着“这一首简单的歌……好像我那么地平凡却又深刻”，生活中要是有人拿这样的词儿形容自己，在我经常刻薄的眼里看来，实在有点弱爆了。

【吐小食核】

老友再相聚

□鲍鲸鲸(编剧、作家)

前两天，微博上朋友转给我一个视频，说是《Friends》（老友记）的电影版预告片，预计今年夏天上映。看过之后，虽然隐约感觉是假的，大概是某个粉丝的抒情作品，但居然还是看得眼眶一热，心里一酸，差一点就哭出来。

一共236集，播放了十年的《老友记》，简直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接头暗号。不管是交朋友、相亲，或者选择合租室友，只要双方都喜欢《老友记》，那即使性格千差万别，也都拥有了一个和谐相处的可能性。实在没话聊时，光是聊《老友记》里的剧情，也能凑够所有茶余饭后的时间。

第一次从头到尾，看完一整部《老友记》时，我正在上大学。那时这套美剧早已播放完，最后一集播出时，上万人涌向时报广场告别这六个好朋友的盛况，我

也没赶上。但自己一个人蹲在电视前看完最后一集后，我抱着DVD光盘盒哭得稀里哗啦。那时的我没什么朋友，也不懂该怎么和别人好好相处，“友情”这东西到底该怎么维系，在《老友记》之前，没人给过正确答案，导致我一直以为，友情根本就是一种要靠撞大运才能赶上的神秘物质。但在《老友记》之后，我告诉自己，那是我想要的生活，我需要朋友。

第二次重看《老友记》，已经毕业快一年，宅在家里不想上班，也不知道未来该做什么。朋友有了几个，有空会一起吃吃喝喝，表面的一派平静下，其实心里的不踏实，只有临睡前才感觉很深刻。这时，刚好朋友给下载了《老友记》全部的mp4版本，于是放到PSP里，每天临睡前看两集，不知不觉，焦虑就这么被冲散了。倒也不是完全不见了，对未来的未知，和对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心

里都还在惦记和琢磨着。但在暂时无解的时候，我都安慰自己，算了，先去看两集《老友记》。

因为这个假视频，今年25岁的我，重新开始看第三遍《老友记》了。现在的我，已经有了朋友，也在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当初的担忧，都已经尽力规避。但人生可能就像登山，爬到低的地方，着急怎么上去，爬到高的地方，又开始操心怎么下来，至于人生的登顶，我想那是太遥远的一天。幸好一路上有朋友，有家人，有工作，有永远解决不了的现实问题，有心态上的忽上忽下，庸人自扰，还有盼头。盼着今天比昨天开心一点，盼着小说能写得顺利，盼着皮肤变好，盼着少出笑话，在所有的盼头之上，有一个盼头格外重要：盼着《老友记》的电影版真的能出现——即使知道它实现的可能性很小。

写给《老友记》陪伴我的这五年。
valetime@126.com